

韩镜清译

韩镜清翻译手稿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wearing a military cap and a fur collar.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.

第六辑

大乘破有论	大乘无上相续颂释论
静虑灯教授	悟入三身门颂 三身论
成业论解说	成中道论 正理滴点论广释
观所缘缘论解说	附：显明三性颂

演說甚得二不之極 如夢中此現長
外我試發實出實果都實有
者乃觀見以二暗翳人迷亂第 月中是
度相去轉遠

དཀྱིལ་ཆིན་ཆིན་འཕགས་ཀྱི་མི་རྒྱུ་འཕགས་ཤིང་འཕགས་ཤི།



 甘肃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韩镜清翻译手稿（第六辑） / 韩镜清 译

— 兰州：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3.3

ISBN 978-7-5421-2300-8

定价：48 元

序言

韩镜清先生,1912年出生于山西省沁县一个原籍北京的官僚家庭,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皈依常惺法师为佛教居士,法名慧清。上大学后,以此为号。从此开始学佛生涯,曾跟随北京大学汤用彤先生赴南京,听欧阳竟无居士讲《晚年心得》。当时因父母年迈,没能随校去西南联大,于是开始标点《成唯识论》的有关典籍。

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,此间曾跟随韩清净居士学因明和《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》等。当时佛学界有“南欧北韩”之说,韩镜清先生对这两大家的佛学体系都曾学习过,为其佛学功底夯实基础。

1936年在北大哲学系读完本科后,继续深造,师从汤用彤教授读研究生,又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佛教史。还跟随周叔迦先生学习大乘佛教,在周先生的鼓励下,开始学习藏文,对读汉藏佛典,并将某些藏文佛典译成汉文。

读完研究生课程后,曾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、中国佛教学院、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等,又在华北居士林及菩提学会从事佛学研究和编辑工作。

1949年起,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藏语。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(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)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。1950—1953年和1956—1957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语言组和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,两次入藏进行语言调查和编写藏语讲义。

1965年调到北京大学新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,该所后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,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。我与韩先生结缘就是这个时候,我于此时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,分配到宗教所研究佛教,与韩镜清同时入所。

我到宗教所后的第一件工作，是赴北京市朝阳区参加四清工作队，所领导告诉我，刚来所的韩镜清副教授和我们同往，要注意照顾。但我和韩教授被分配到不同的大队，很少见面，更谈不上照顾。

“四清”还没结束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开始了，我和韩教授同赴河南息县“五七”干校，直至他 1977 年退休。

可见我和韩教授相处主要是动乱时期，很少谈佛学研究。韩老入宗教所时是副教授，退休时仍然是副教授。退休前没有著作，文章也很少。他的主要成果是退休后，他集中精力整理《成唯识论》的所有疏注，对《成唯识论述记》进行研究、校勘、补充和注释，至 1992 年编成 240 万字的《成唯识论疏翼》，并翻译藏文佛典 60 余种，从退休至 2003 年去世，平均每年译两本书还要多，成果可观。除此之外，还于 81-88 岁高龄讲《摄大乘论》，为中国佛学院等单位培养很多优秀的佛学人才。

其译著包括唯识、因明方面的《唯识二十论》、《唯识三十论》、《正理滴点论》、《定量论》、《略显瑜伽师修习义》、《确显三自性颂》、《辨法法性论》、《入瑜伽论》、《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真实义品释》、《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所引解深密经慈氏品略解》等。其中很多没有汉译本，学术价值极高。从其成果来看，评研究员绰绰有余，可惜退休人员没有评职称的机会了。

韩老还于 1993 年 3 月倡导成立慈氏学会，主要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工作，为中国慈氏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，开创了新局面。

非常遗憾，韩老没有看到自己的译著出版，就与世长辞了。其遗稿为手写稿，弥为珍贵。为了保存这批珍贵资料，杭州佛学院愿出资影印，实为功德无量！

韩老的译著，我没有详细拜读，对其价值很难具体论述。只能大略地谈一点儿自己的理解。我觉得韩先生的重要观点主要如下：

一、唯识的“识”字，在梵文原典里用两个字表述，一是 vijñāna，另一个是 vijñapti。在藏文佛典里，vijñāna 译为“辨别识”，vijñapti 译为“了别识”。中国传统佛教中，先辈译师一律都译为识，这对一般学佛者来说，已经够了，但对以唯识为依归者来说，分译更有利于把握更精微更深密的唯识本义。唯识是唯了别识，辨别识则指在根境相触时生起的认识作用，需要分层次地细究佛陀各种讲法的委曲用意，才能深入理解其在唯识理论中的核心作用。

二、只有能分别识，没有所分别相。实际上全部的佛法都是在讲能相，否定所相，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，就是一个认识唯能无所的过程。能遍计心是转染成净的枢纽，处处要在能上下功夫，时时只在因上做文章；而所遍计都

是我，都是要彻底抛弃的自性，真正把所空掉之时，能也自然无法独存，便可达到能所双泯之境。

这个“只有能分别识，没有所分别相”，可以这样理解：离言境界中的能分别的识是能相，凡夫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就是所相。但韩老又进行了第二层次上的区分：能界定事物（起名、定义等思考）的名言称为能相，所界定事物之相就称为所相。也就是说，能相是第一层次中离言的能分别的识在名言境界中的表述，因为实际存在的能分别的识是没有言说境界的，而佛为了让我们证到真实，又必需对我们讲述他证到的万法唯识的真实情况——万法实际上不存在，实际存在的就只有（妄以为存在万法的）识，就必须在凡夫的言说境界里假立一个能分别识的名言相，才能向众生说法。名言境界中的识，是对识的描述，不是真正的识本身，被心识所认识的东西，就已经不是能进行认识的心识本身了，而是心识所认识的对象——所相了。但为了说法，我们可以方便称它为能相，而把能分别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称为所相。实际上，这个层次上的能相和所相，从本质上说，根本就是“所相”，都是离言意识所分别出来的妄想，都是根本不存在的。

三、三性是整个佛法的核心，三性究竟圆满地发挥了佛学中道义，清晰地解释了所有佛说的甚深意趣，是我们闻思经论和指导修行的明灯。只要不增益遍计所执性，就是不损减圆成实性，这样不执两边，就能实证真如从而如实观见依他起性。理解三性的关键，在于分清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：依他起性是缘起有，但未证空性的凡夫感知不到；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遍计所执性，必须彻底去掉，才能亲证空性，从而以后得智现证依他起性的真实面目。

对于韩老的这些观点，读者可以同意，也可以不同意。应当承认，他提出这些问题，促使我们思考，甚至于引起辩论争论，这就是对佛学研究的贡献。

中国存有大量汉文佛经，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。中国又存有大量藏文佛经，这同样是国家的宝贵财富。很遗憾，汉、藏两个民族在这方面的交流很不够，其原因主要是兼通汉、藏两种文字又懂佛法的人才奇缺。以前曾有法尊、张建木等从事藏译汉的工作，但译经数量远远低于韩老。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后人继续做。曾有人设想成立译经院，把现存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佛典全部译为汉文，我认为十分必要。

西方某些国家明文规定，研究佛学必须兼通梵、巴、藏等文种，这是完全必要的。只靠汉文资料，不可能准确把握经典原意，一种文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表达另一种文字的含义。佛经更是如此，如何翻译佛经，译经师们有个

摸索过程。东汉至姚秦时期的古译，多用格义。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，佛教主张“无我”，只要遇到“我”字，一律删除，佛经开头“如是我闻”，为了回避“我”字，译成“闻如是”，或者是整句删掉。有的译经师，生怕别人看不懂，边翻译边解释，把自己的话和佛、菩萨的话混杂在一起。

旧译时期的鸠摩罗什，又大量删减，如他翻译的《大智度论》，删减百分之九十。他翻译的《百论》，删减百分之五十。他翻译的《中论》，有的部分次序颠倒，有的部分将梵文的一颂译成二颂，等等。

玄奘是最伟大的译经师，功不可没，但他创立的新译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。如他翻译的《因明入正理论》，在讲到“宗”的时候，有一句梵本原文是“如声常或无常”，梵文本的表述是全面的，外道立“声常”宗，佛教立“声无常”宗。玄奘有强烈的宗教感情，讨厌“声常”，所以他的译文将此句删掉。又如他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，梵本原文只讲到六方，他却补充为十方。又如他翻译的《五蕴论》，将心所法误译为心法。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。以上种种现象说明，研究佛教只靠汉文资料是不够的。

笔者多年从事梵文原典研究，我认为只要对原典下苦功，肯定会有新发现，提出新观点。韩老所以取得这样的辉煌成果，与他钻研原典密切相关。当然，藏文佛典还不能与梵文、巴利文相比，但藏译本比汉译本更接近梵文原典，这是肯定无疑的。

我们怀念韩老，追思韩老，期望中国佛学界以韩老为榜样，使钻研原典在佛学界蔚然成风。

是为序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韩廷杰
2010年8月3日

目 录

大乘破有论(龙树造,施护译) 1

大乘无上相续颂释论(慈氏造颂,无著造释论) 5

静虑灯教授(无著造) 132

悟入三身门颂(龙友造) 150

三身论(龙友颂,智月释) 173

成业论解说(世亲造论,性贤慧解说) 243

成中道论(宝源寂论师造) 325

正理滴点论广释(胜自在慧) 367

观所缘缘论解说(律天) 398

附:

显明三性颂(世亲) 401

后记 418

大乘破有论

（龙树造，施护译）

韩镜清翻译手稿

第六辑

[illegible]

1. དང་སྐུ་ལྷ་མོ་དཔེ་ལྷ་མོ་། ། རུ་ཕྱེད་དང་སྐུ་ལྷ་མོ་དཔེ་ལྷ་མོ་། ། སེམས་ཀྱི་ཐུགས་པ་ཀར་
 བྱེད་པའི་ཐུགས་པ་ཀར་། ། སེམས་ཀྱི་ཐུགས་པ་ཀར་། ། སེམས་ཀྱི་ཐུགས་པ་ཀར་། །
 ལང་མོ་། ། སེམས་ཀྱི་ཐུགས་པ་ཀར་དཔེ་ལྷ་མོ་། ། སྐུ་ལྷ་མོ་དཔེ་ལྷ་མོ་། ། སེམས་ཀྱི་ཐུགས་པ་ཀར་། ། སེམས་ཀྱི་ཐུགས་པ་ཀར་། །

[illegible]

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
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
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
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 ॥ सुविचक्षणप्रियसुवचन ॥

[illegible]

法但有名字
 一物性有想中位
 現前无实義非如也
 但一切法本无有名 但以假名而著之故

कस्यदेवदेवस्य कस्यदेवदेव | सप्तदेवदेवस्य सप्तदेवदेव | देवदेवदेवस्य देवदेवदेव | कस्य
 諸君無不實信

རྒྱལ་སྤྱི་མཉམ་སྐྱོད་ལྟུང་ལྟུང་། མི་མཉམ་སྐྱོད་ལྟུང་ལྟུང་། རྒྱལ་སྤྱི་མཉམ་སྐྱོད་ལྟུང་ལྟུང་། རྒྱལ་སྤྱི་མཉམ་སྐྱོད་ལྟུང་ལྟུང་།
 -ཐུག་པ་ལྟུང་ལྟུང་།

大乘无上相续颂释论

（慈氏造颂，无著造释论）

韩镜清翻译手稿

第六辑

大乘无上相续颂(颂释) 2474! 1
 敬禮佛陀及菩薩! 聖慈氏菩薩造頌 聖無著菩薩造釋論 教化品第一
 佛隨法和合界、菩提、功德、佛院事業最後。
 論典所有體略說 金剛所有隨七處
 所証之義(如金剛)所依體、由之所依事故、為金
 剛依。此中(中)開及思所令各難破碎故,即離言
 自性內自証之義、當系猶如金剛。由此能顯示
 隨順正開之道故、若諸銘詮顯此義之文字者,
 即此等說為所依。譯如:佛院義、法義、
 傳伽義、界義、菩提義、菩提義、功德義、事
 業義、此者提名為義。若諸文字能顯示此等七
 行相所証之義,即此能彰顯明者、說名文字。

此(金剛)所依者、亦度說如契經等知。當知
 “阿難院!如來者、謂離顯示。此者、由眼不能看
 見。”又言“阿難院!法者、離言說。此者、由耳不
 能聽聞。”又言“阿難院!傳伽者、無有和合。此
 者、不能由身和心當供奉。如(此)金剛所依者
 當知即是隨逐(顯示)增上喜樂品說。
 第三

又言“舍利子!此義者、譯如來之境界。即
 是如來所行境界。”又言“舍利子!此義者、且不

2

不^{一切}清^能解^能及獨覺^能如^能實^能者、或見或觀^能者，何^能况
由凡^{一切}思^能異^能生！此^能乃不屬^能淨信如來之所^能証。”又
言“舍利子！勝^能義^能者、勝^能淨信所^能証。”又言“舍利子！
所謂^能於勝^能義^能中^能者：乃有^能情界之增^能語。又言“舍利
子！此所謂^能有^能情界^能者：即是如來藏之增^能語由。”
又言“舍利子！此所謂^能如來藏^能者：即是法身之增^能
語。如是^能此^能第四^能金剛所依^能者、當知即是隨^能逐所^能顯
示無^能減與無^能增^能故。

又言“薄伽梵！此所謂^能無上正等^能菩提^能者：即
是般涅槃界之增^能語。又言“薄伽梵！此所謂^能般涅槃
界^能者：即是如來法身之增^能語。如是^能此^能第五^能金剛
所依^能者、即是隨^能逐^能（吉祥變經）。

又言“舍利子！此^能諸由如來所^能顯示之法身^能者、
謂如：即是以^能與^能超過恒河沙數如來之^能及無^能義
別之法^能相應不^能離^能諸智^能為^能功德。如是^能此^能第六^能金剛
所依^能者、即是隨^能逐^能與無^能增^能故。

又言“曼珠室利！如來者、不^能能^能分別^能與有分
別，而^能如是、此亦^能由^能自^能覺^能為^能作者、由^能不^能
分別^能無^能分別^能任^能運轉^能起。如是^能此^能第七^能金剛所依^能者、
即是如來之功德及智^能轉^能起。
即^能此^能如來之功德及智^能轉^能起。
即^能此^能如來之功德及智^能轉^能起。

如是总略此七金剛所依者, 當知由標舉門
所攝之義故, 為此端一切之體。

此等自能相連屬、^如次於《總持王經》

當知叙品之所依。事考、~~是~~ ^是 ~~其~~ ^其 ~~佛~~ ^佛 ~~法~~ ^法 ~~別~~ ^別

此等七金剛所依顯亦自能相連屬考: 謂
如其次第當知《總持自在王經叙品》說三所依。此
後其餘四者、如《菩薩如來法差別品》說。

此經作如是說:

“薄伽梵圓滿証覺一切法為平等性、善轉法
輪、具有無邊所善調伏諸弟子眾。”

由此三根本的者、如其次第如之當知安立
由三寶生起成就, 而其餘四所依者、當知即是
顯示隨順三寶生起之因法成就。此中若由是故、^當
薩第八地時、於一切法當獲得自在, 即由此故。^安
於此菩提最勝~~中~~說名圓滿証覺一切法為平
等性。

若由是故、安住菩薩第九地時與無上法言
說性相應、能善知一切有情意樂規律、^{最勝}
善及於摧毀一切有情煩惱習氣之接^續、^善
即由此故、說為此圓滿証覺一切法為平等性。

4

若也是故於十地中獲得如來無上法王繼位
滿頂無間任運成就佛院之能作并且當相續不斷，
即由^{以後}此故、說若菩薩轉法輪具有無邊極善調伏諸弟
子眾。

此與邊極善調伏諸弟子眾亦即無間說學同
期若多大神^眾、乃至^能學同期無量菩薩大^眾、
如是由此^經經^能顯^示。言具有如是之功德
者：謂如其次第由於聲聞菩薩及佛院菩提中極
善調伏故、即具有如是之功德。

此後顯^示聲聞及菩薩稱頌^{聲聞及菩薩}之功德無間、
由依於不可思議佛院之十王三摩地成就
巨型大寶^花藏^{圓形}宮殿。如來之眷屬雲集、種
種^天天^聖聖^寶寶^之差別。由^稱讚^考考^之由故、^佛佛^當當^知知^要要^三三^摩摩^地地^之之^{功德}功德。

此後由佛院巨型法座墊席設施^{光明}、
及法異門之名稱功德故、當知安立法寶之差別。
此後由顯^示以此十王菩薩三摩地所行境界
為威力及顯^示彼之功德種種頌揚故、當知顯^示
僧伽最勝珍寶之差別。

此後又由佛院光明照耀^頂頂^故、於法王子
行著^{無上}。

聖位與吳及辯才顯示如來如寶功德之讚歎，能
 安排大衆最勝之論議事體，能顯示獲得正法自在故，如其次第安立此
 知此為果位，諸三寶之無上功德差別，當知為教品終極。

此後由(叙品)無間顯示(普徧修治)六十嚴淨之功德故、能使佛陀界顯明即是純淨之義。由若具有功德者、則(普)純淨此之功德所有普徧修治(即磨瑩)故。

攝持此義增上力已、於菩薩十地淨中、亦
舉金塊編修治淨喻。即於此經中顯示如來事業
之後、^{善男子！}作喻
如是：此善巧珍寶師極善能知修治珍寶^{道規用淨}，從
大珍寶種源中採取尚未純淨大珍寶^種，^亦顯
酸液^{勤新摩譯作}以發挫能磨擦使純淨。^亦顯
此辛節而停頓，以後用鋒利^{勤新摩譯作}斷離已、以棉
襪^{勤新摩譯作}使更純淨。^{勤新摩譯作}
亦不^{勤新摩譯作}以^{勤新摩譯作}而停頓，以後用大藥汁^勤
淨同。斷離已、以更薄纖物^{勤新摩譯作}使更純淨。

佛智深即達非纖垢者，說片貝琉璃經。能
善男子！又了知普徧不清靜有惜乎已，能
如來明慧